

湖北美术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比经历死去更令人惊心动魄

云漂

雷文科·著



NLIC 297071849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云漂/雷文科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3

ISBN 978-7-5354-4944-3

I. ①云… II. ①雷…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24053号

云漂

雷文科 著

出品人: 郭敬明

选题策划: 金丽红 黎波

项目统筹: 阿亮 痕痕

责任编辑: 陈曦

助理编辑: 刘莉 王晓日

特约编辑: 张叶青

装帧设计: ZUI Factor

封面设计: yeile

内页设计: 张强

媒体运营: 赵萌

责任印制: 张志杰

出版: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10

传真: 027-87679300

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B座9-11楼

邮编: 430070

发行: 北京长江新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电话: 010-58678881

传真: 010-58677346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曙光西里甲6号时间国际大厦A座1905室

邮编: 100028

印刷: 三河市文昌印刷装订厂

开本: 700×1000毫米 1/16

印张: 13.5

版次: 2011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1年3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68千字

定价: 22.80元

新浪读书
book.sina.com.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10-58678881)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北京图书中心联系调换)

我们承诺保护环境和负责任地使用自然资源。我们将协同我们的纸张供应商, 逐步停止使用来自原始森林的纸张印刷书籍。这本书是朝这个目标前进迈进的重要一步。这是一本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我们希望广大读者都参与到环境保护的行列中来, 认购环境友好型纸张印刷的图书。

云漂

雷文科 著



NLIC 2970718491



人不愿面对自己，害怕见到自己其实并非一心想要成为的自己，并因此羞耻、怀旧、悲伤或心疼不已。路途的意义，在于完成暗淡人生的一次飞翔，愈是遥远深刻，愈是充满出人意料的传奇、爱与泪水。

——雷文科

目录

【第一部】

- 第一章 少年的身体住着一匹马——〇〇七
- 第二章 黑猫以外的事情——〇二七
- 第三章 一根竹竿会变成一杆枪——〇四五
- 第四章 生活是最大的惶恐——〇六三
- 第五章 渐行渐远的生活会原路折返——〇八五
- 第六章 一朵棉花是一朵开放在土地里的云——一〇一
- 第七章 一个海是一个胃——一二七

【第二部】

- 第八章 没有陪伴的路途是险途——一三九
- 第九章 人的存在是因他人而存在——一五五
- 第十章 宽恕是真正的传奇，爱不是——一八五
- 后记 过于喧嚣的孤独——二〇七

【第一部】

第一章 少年的身体住着一匹马

伤疤般的空地以及植株站立的死亡，每天都在警示这个家的所有人，原本遥远的战争已经在真正意义上一步步走进他们无可回避的生活。生存亦像一枚埋葬多年的种子生根发芽，并瞬间长成参天大树，只能以遥不可及的仰望为方式去面对。

沈梨从她房间那面推门就能撞见的墙壁上毫无征兆地消失，是在易城一个晴好夏日。

午后滚烫的风从镂空花纹窗户进进出出，自由自在。镂空窗户上那层失去光泽的猪血红土漆在历经无数个艳阳与雨水轮流侵蚀之后，也陆续剥落。稍微细心，就能看到裂缝四起的窗台上近年来累积的夹杂火药味的尘土，越来越厚重，无暇打理。没有人在意这些微不足道的事物。长久得令人乏困的战事早已将原本循规蹈矩的生活带往别处，余留日复一日的担惊受怕及对明日几乎不报希望的强烈期待。就像院子里那棵站立的刺槐，因为某天一颗坠落在院子中央爆炸的手榴弹，而提早落叶枯死，只剩下被烧焦的光秃秃的主干及地下蔓延的庞大根须。

所有人亦唯独剩下对生的孜孜不倦的期望。

沈梨在那面还算干净的墙壁上住了整整二十年，从林西远出生之日起。不过，那时的她就已经成为一张单薄的遗像，被镶嵌在工艺精致的雕纹木框里。

“姐姐死于分娩流血过多。”父亲对母亲沈梨的死闭口不谈，只有二娘沈桃和林西远坐在一起的时候，她才会反复说起那些湮没在时月里的陈年旧事，“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姐姐躺在床上虚弱地喘息，无力言语，血液将碎花青蓝色床单、厚重的棉花被子都浸染成黑红色，像一幅水墨画。”

沈桃是母亲沈梨的孪生妹妹。

“姐姐是一点儿一点儿死去的。”沈桃补充道，像一种添油加醋，叙旧成为她打发一日三餐后大片闲散时间的最好方式。除了回忆、养花以及终日担惊受怕，沈桃找不到其他打发时间的事情。沈桃一边说话一边两只手紧握林西远的手，像一种不言而喻的传递与慰藉。她的手因为经常做针线活，粗糙而累累伤痕，一如她那张开始干瘪的脸。

一个女人，于动荡不安甚至绝望与青苔同时滋长的年生，除却与生俱来的孕育，几乎一无所有。孕育在当时是一件危机四伏的漫长事件，却也是唯一能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及意义的方式。

“姐姐怀孕期间，曾一度为家中带来无比的希望与光亮。”沈桃说，言语之间透露一种忌妒。沈桃终生不能孕育，因此，对于孕育总怀有太多遗憾与不可覆灭的耻辱。

1937年7月7日这天，中日在北平郊外的卢沟桥正发生一场激烈的军事事变。不过，于林西远而言，无非是放学后与黎耀辉一回到家，就敏锐地察觉到父亲林希海满脸密集成云的阴沉。黎耀辉是家中老仆人黎免之的小儿子，每天接送林西远走读私塾，帮忙磨墨，赚一些零碎钱，顺便还能学一些简单的字词。原本晴好的黄昏，易城大小街道里熙熙攘攘的行走声和清脆的叫卖声，甚

至连茶楼里随婉转歌唱而如潮起伏的掌声，也瞬间陷入灰沉及不可抗拒的压抑。

沈桃和依旧容颜不老的苏瓷站立在林希海的左手边，眼睛低垂在一缕青丝之下。沈桃向林西远轻手轻脚地做了个手势，林西远怀抱着藏青色书袋，本能而无奈地站到沈桃旁边。近些年，林西远越来越反感甚至抵触这个关系复杂的家庭。

父亲林希海坐在红木雕花椅上，挪了挪身体，重心侧向右边的褐红色茶案。红木雕花椅比褐红色茶案年久，它原本是曾祖父在世时候在家的专用座椅，后来变成祖父的座椅，现在，它又毫无悬念地沦为父亲林希海的座椅。偶尔，林西远会突发奇想，

“这张木椅迟早也会是我的。”只是，他对这样一件遍体鳞伤的家传并不感兴趣，就像对待复杂难懂的中医一样。茶案之上是一杯已凉却没动过的茶水，黎兔之泡好茶端上来之后，除了叫一声“老爷”，不敢多说一句话，默默退到客堂外面。沈桃亲眼所见，林希海连碰都没碰一下茶杯，这令沈桃心生无处诉说的畏惧感。良久，林希海才终于将那杯搁放在茶几边缘的茶往里面挪了挪，以免它摔碎在地。

“遗像怎么会无缘故不见了？”林希海说话声像一声低沉的闷雷，警醒而肃穆，质问同时，用手指关节叩击茶案，发出颇有节奏的细微却彻骨的清脆声响，“谁干的好事？”

“谁知道呢？”彼此良久的缄默后，沈桃唯唯诺诺地应答，眼睛迅速而短暂地转向苏瓷，若一种心照不宣的暗示。林西远觉得现在的沈桃像极了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苏瓷的手里揽着幼小的林烟台，林烟台是她曾经闯下的祸根，现在也成为她所有的筹码与希望。沈桃一个若即若离的眼神之后，苏瓷将林烟台揽得更紧了。相形之下，沈桃手里面的一只未完工的棉布鞋就显得越发薄弱，因此，她本能地向旁边的林西远挪了挪，以寻求一种势均力敌的庇护。林西远一眼就看到带线的细长的针将身体一半扎进

厚实的鞋垫，露出尖利的针头。从鞋的尺寸大小可以看出，那只棉布鞋是缝给林希海的。这些年来，不能孕育的沈桃渐渐学会懂得用尽孕育之外的所有方式来作为对林希海的回报。她会做一桌丰盛且花样百出的饭菜，缝制衣服，学习针灸穴位，在院子里一块空地里种上颜色鲜艳的花花草草——虽然那块被种满花草的空地于几个月之后又突然重新沦为空地。当然最为关键的是，作为沈梨的孪生妹妹，沈桃顺理成章地接替早逝的沈梨抚养林西远。

林希海为缅怀逝去的沈梨，将沈梨生前的那间房原封不动地保留至今，并且请画师依照沈桃的模样替沈梨画了一张遗像，挂在那面推门就能撞见的空空荡荡的墙壁上，用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证明她在世间的短暂存在。且一挂就是二十年。

二十年是一个尤为漫长的时月，所有事物都在朝不可遏止的方向发展。最为明显可见的，莫过于沈桃那张即使涂脂抹粉却也抵挡不过岁月狂澜般侵蚀的脸。易城所有前来看病的人都留意到沈桃老去的过程，当然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还是沈桃自己。通过梳妆台那面大铜镜，沈桃每天都能看到时光在她脸上刻下越来越多的印迹，皱纹阡陌纵横，像分割水稻田地的土陇和水渠，鼻子和曾经深情如水的眼睛不断塌陷，再繁缛浓密的胭脂水粉也掩盖不住。相反，那个日夜住在墙壁上的沈梨，却依然如初，眼眸深切，含情脉脉，青丝依旧。

所有相提并论的比较也随之络绎不绝地走进沈桃的耳朵。

显而易见，没有人会承认拿走遗像。时间往后推了半个钟头，也没人做声。林西远的不耐烦最先坦露出来。“父亲，遗像没了，再重新请人画一幅不就解决了？”林西远尽量压低声音，用磨平的鞋尖在地上作抵触，这双穿在脚上的鞋与另一双一模一样的鞋交替着从去年旧历年穿到现在，以至于他对它们不可名状的反感越积越深。鞋子是二娘沈桃做的，林西远不喜欢这双黑布

白底的鞋子就像不喜欢二娘。林西远想，总有一天，他会脱下一成不改的它们，用力将它们甩出那道插满碎玻璃的院墙，扔得足够遥远。这样想之后，林西远将视线渐渐转移到窗外那片被框住的天色，浑浊不堪，易城被浸泡在里面。偶尔有一阵飞机轰隆而过的庞大声响，瞬间淹没所有苍老无力的言语。

父亲原本悲伤的脸更悲伤了。

“若不是这些轰鸣的飞机搅乱原本的僵局，”林西远想，甚至有些庆幸起来，“父亲一定还会继续追究下去的。”

林西远十七岁了，脸庞瘦削，个子高挑，拥有令人欣羡的一去则不复返的年轻及风华。与此同时，没有拥有与懂得的却更多。对于感情之事，林西远不甚了解，虽然心里对指腹为婚的唐栩桢开始萌发朦朦胧胧的厌倦，但毕竟是父辈之间的约定与承诺，只能逆来顺受地遵守长辈们的安排。

新的战争转眼之间已经持续两三年了，在这个原本就已经波澜不断的国度里。近一个世纪以来，这个古老的国度笼罩在延绵不断的动荡、炮火与鲜血里，如狂风骤雨的彻夜里一盏燃烧殆尽的微弱灯火，令人惶恐不安。而值得庆幸的是，它未曾熄灭过。这一丝仅有的光亮或许便是一路持久的顽强与希望所在。毕竟，大多数人心怀安和与昌盛梦想。

原本僻静的易城，也无法幸免于难。

易城原本有棱有角的角落被炮弹瞬间摧毁，房屋坍塌，砖瓦破碎，袒露出房子里面生活的鲜活尸体：靠墙安置的木头床坍塌了，床上是厚重如雪的被子，花花绿绿的衣服从压塌的衣橱里暴露出来，如一堆血腥的内脏，桌子上摆好却再无机会下咽的饭菜，以及掩埋在砖瓦之中的人。紫黑色的血液从一堆废墟里缓慢流淌出来，流淌成一条渺小的河流，证明死亡的真实存在。

每天，总有各种各样因枪火事件而负伤的人被抬进枯草堂。

“他们当中有的缺肢少腿，有的身负枪弹，有的被地雷炸破肚皮而露出血肉模糊的内脏，有的终日昏迷不醒，甚至至此再也没醒过来过。”沈桃每天都会在林西远面前提及那些不堪入目的场景。因为每天耳濡目染，这些事件在林西远看来渐渐变得不足为奇。

久之，枯草堂弥漫的浓重药材气息被更为浓重的血腥取而代之，甚至连布满血迹的地板也渐渐黯淡成黑，令人毛骨悚然。

“我拿这些血迹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每到月底，沈桃清扫屋子的时候，就开始在父亲面前滔滔不绝，似乎想从他那里获得哪怕只是一丝细微的同情与怜悯，她的愤怒与无奈在清瘦的脸庞上左右突击，难分胜负。“那些血液沾满枯草堂的每个角落，怎么洗也洗不掉，现在一走进枯草堂，我就忍不住想要眩晕和呕吐。”

枯草堂是父亲林希海早年在易城一条并不显眼的巷子里开的一家药铺诊所，因为父亲体力不支，唯一的帮佣——黎兔之帮忙打扫和搬运药材，一直至今。起初，枯草堂与它不起眼的名字一样，淹没在易城繁杂如树的市井里，冷清寂寥，不为人知，只有附近三三两两的老去的人与患病的孩子登门。林希海说：“当年开药铺的本意，只是方便自己治疗疾病，顺便以此勉强养家糊口。”战争让枯草堂及所有与枯草堂一样的小药房一夜之间喧哗起来，那些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及血腥的气息至此以后再无消停。

“枯草堂生意越好，我也越担心。”林希海成日坐立不安，“总有一天，我们的生活会陷入寸步难行的沼泽地。”突如其来的一天，一枚坠地的手榴弹摧毁院落里的一切。是在五月，院落里古老的刺槐开始扬花，一束一束淡白色花朵，缀满整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初夏。香气清凉袭人，如一位古典女子，在屋子里悠悠地走来走去。这是林希海一年里最为神清气爽的时候。闲暇时间，他便泡一壶足够浓重的茶水，独自坐在刺槐树枝叶庇护下的

一张摇椅上，等待时间坦荡过去，且不让任何人搅扰。刺槐成为父亲林希海的一种不言而喻的精神托付。

“刺槐是祖辈栽种的，距今一百年了，纵然算不上参天大树，却也足以占满整个院子。”每年初夏，林希海命黎免之将他们乡下家的蜂箱搬运到刺槐树下，让蜜蜂在刺槐庞大的身躯之间穿行采蜜，殷勤而繁碌。“刺槐离不开蜜蜂，”林希海说，“就像水离不开鱼，没有它们，生命本身缺乏孜孜不倦的张力与生机。”林希海还想说的是，“就像他离不开苏瓷。”

刺槐被炸毁的时候，阴郁的天气转为暖和，黎免之将林希海沉甸甸的靠椅费力地搬到刺槐树下，准备唤醒在屋内作短暂憩息的林希海。外面一声沉闷巨响，林希海和沈桃几乎同一时间跑出屋子，苏瓷和林烟台随后才到，苏瓷穿一身合身的孔雀蓝旗袍，腰间别着宝石蓝颜色的丝巾，习惯在任何场所走路都保持碎步。偌大的院落浸泡在惨白色呛人的烟灰中，一段足够长时间的沉淀后，院落惨不忍睹的景象显现在所有人惊恐不安的视线里。刺槐昌盛的花束与碧叶沦为一树枯萎败落，剩余光秃的粗枝散条，几只建筑在分叉的树杈上新旧不一的鸟巢被火焰瞬间吞灭。沈桃更关心的，则是地面上那块被她亲自种满花草的土地。所有的花草在沈桃每日悉心浇灌下生长得昌盛繁茂，即将开放的花骨朵儿此时像垂头丧气的孩子，毫无生机，令沈桃黯然神伤，甚至落下泪来。

眼泪随处可见，越来越不再是一件珍稀品，一如人们脸上泛滥不止的悲伤。

林希海命黎免之请左邻右舍一同浇灭刺槐身上盛开的稀稀疏疏的火焰，看着它遍体鳞伤的姿态，久未言语。这一天，一声突如其来爆炸惊醒林西远一家人：谁也并非与不可小觑的战争无关紧要。

战争就在身边。

那日以后，林希海开始按部就班地将举家搬迁提上日程。于是，他每日都会打开一张并不具体的中国地图，对照报纸上的战事新闻，研究一处相对平和之地。林希海想法愈见急切，他会在地图上用细毛笔圈出一些地名，来回画一些路线，俨然一副军事家的作风。是在秋天，林希海向全家人宣布了他最终的迁徙计划：顺着黄河一直西行，至三门峡再一路南下至襄阳。然而，这个近乎完美的计划被千山万水的遥远路途及不可知的险难耽搁下来，以至于迟迟未曾动身。

相对于令人心生疲倦与恐慌的死亡和战火，沈梨遗像被摔碎这件无根无由的细微事情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只是于林希海而言，意义全然不同。

林希海在年近五十的时候，开始产生越来越强烈的怀念情绪。这些怀念情绪表现在他每一天都会准时去祠堂上一次香，然后再去沈梨的房间面对着那面遗像坐上半个时辰。有时候，林希海无意之间经过母亲房间便能听到父亲在里面自说自话，轻微啜泣，一声长叹，或者干脆陷入没有任何缘由与声响的长久沉默。沉默较之千言万语往往更有力度。

有时候，他甚至重新与顾曼生坐到空空荡荡的大堂，泡一壶铁观音，一直到许久。曾经尤为漫长的一段时日，父亲林希海与顾曼生甚至决裂至反目成仇的地步。两人互不来往，亦从不提及彼此姓名。那段漫长的时间以前，林希海与顾曼生维持着一生里最为密切的关系。

幼小时候，林希海左腿麻痹，家中为此请来一位中医专门为他治疗。这位中医便是顾曼生。彼时，林希海十三岁，只是一个将喜怒形色放在脸上的孩子，早早失去学堂上学的机会。顾曼生二十出头，年纪虽幼，但尽得家父精传。